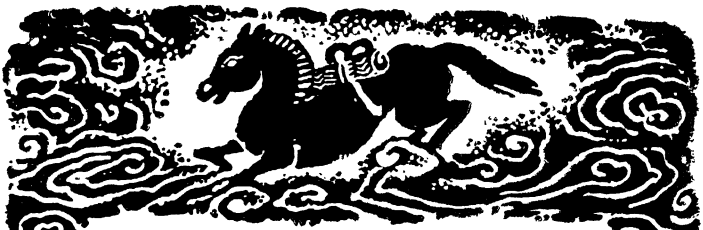
攻媿集

一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攻媿集

（二十）

樓鑰撰

攻媿集卷六十八

書

上宰相書代叔父

某聞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無私也而人或見其私蓋其生育長養以爲事有時乎私而實非也窮冬沍寒萬物憔悴春回自東一元磅礴于太空而一草一木咸有生意造物未嘗私也間有朽枿枯株雖無萌蘖之生而其根荄餘潤猶未自絕于造物者一元之氣必且爲之融液浸漬費施生之力而不憚雖其生獨後于衆卉而終亦不在造化之外故人或疑造物之私于此而不知其非私也恭惟某官弼亮兩朝經略四海巍巍勳名與嵩岱齊聚精會神仰贊聖天子治內治外之務方且收拾人才躬周公吐握之勞視平津東閤爲不足道挾鑪錘以造化天下人物正如一元之運行無有偏頗當是時而有匹夫匹婦之失所是當春而有寸卉之不萌也敢不投誠于造化而俟其生成哉某受才最卑賦分最蹇入仕三十餘年歷州縣者七任兩宰劇邑一佐邊郡雖綿力不足以爲國家使令而父教之忠粗知廉勤以自守庚辰之春仰干光範之門蒙大丞相恩造俾倅宣城方且自喜萌蘖之得生日望成就而需次之間有報罷之命今日之來其窮甚矣正猶朽枿枯株大費造化之力大丞相乘化鑪于上枯者吹之使生肯使某遂老于

窮哉。寒谷之黍。彼吹律者猶能使之長。而況造物者乎。願大丞相擴無私之造。使萌蘖于今日。而備用于後。雖吹之噓之。若私于小物。而亦豈有累于造化哉。天地不可報之恩。猶當糜捐以報萬一。

上宰相書　代人

天地萬物。惟其時而已矣。聖人作易。幽贊神明。然于卦言時、必大其義。用是知易之作。亦明其所謂當其可之時。以示後世。後世好言機而不及時。以爲機卽幾也。竊以爲不然。聖人言幾而不言機。蓋幾者動之微。而機者事之要。後世之所謂機者。似時而非也。言機卽近于人爲。氣象迫促。惟恐失之。時則出乎自然者。我心休休。庶積自達。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時自行。百物自生。天則付之于無私而已。一草一木。華實各有其時。或先之。或後之。妄者以爲奇爲瑞。其實則反物之妖也。天之于物尙爾。而況于人乎。宰相操造化之柄。區區然欲以智力運元化。則亦勞矣。故當觀萬物之變。而聽其時之當然。我之用舍、時也。事物之芸芸于前者、亦時也。推無一夫不被澤之心。以待天下。然其自窮自達。自進自退。若不由乎我。而惟物之時之聽。夫然後不煩智力、而王佐之氣象見矣。方今聖賢相遇。千載一時。神會氣合。此豈可以人爲求之耶。相公上佐天子。下理萬務。四海之求于相公者。一一以智處之。則且將不勝其應。究極化原。在乎坐以觀萬物之動植。隨其時之可而應焉。此相公之所以大也。某何爲者。曩者猥叨龍虎榜之下陳。則固已爲今日張本。屢拜下風。誤蒙知遇。相公之欲提撕于衆人之中久矣。有其志而未有其權。有其權而或非其時。故某辱在泥塗。雖知相公之不遺微賤。而不敢有求于相公之門。相公秉鈞當軸。二年于茲

矣。而某適在心制中。杜門海嶠。實不敢求聞達于時。今者收召魂魄。彈冠而掃門。相公一見。便有曲成之意。茲非某之時乎。敢誦言所聞于平日者以獻。古人云。君相造命。雖曰造命。非時不可。今日則眞可以言命矣。惟相公矜而進之。某如蟋蟀之秋吟。非敢鳴其不平也。時焉當鳴。蓋有不容自已者。干冒鈞嚴。俯伏俟命。

上蔣參政書 代范孝隆。

某聞君子之所以得人心者。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以吾之心爲天下之心。天下之溺。何預禹事。禹豈無一席之地以容其足哉。而其心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也。天下之飢。何預稷事。稷豈無一飽之計以充其腹哉。而其心視天下之飢。猶己飢之也。二君子孜孜汲汲。罄竭以拯天下。凡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以吾之心爲天下之心也。公卿世家爲之子孫者。孰不願自植立以振門戶。其願之從違。係乎子孫之賢否。然此心則人之所同也。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吾夫子以爲仁人之用心。況夫己已立而人或未立。己已達而人或未達。仁人見之。得無動心乎。恭惟某官懷絕世之才。輔之以碩大光明之學。文章雅奧。足以規姚、姒。謨謀忠嘉。足以配皐、稷。領宥密。參機政。天子虛席而論相。閣下其選矣。仰惟先正太師魏公。勳業譽望。爲前朝第一等人。彪炳俊偉。具在史冊。子孫以似以續。持橐擁麾。代不乏人。以至于閣下。閣下以經術魁儒科。以詞章鳴海內。優游都城中。極天下清華之選。凡書生之所夢寐而古人之所欽豔者。無不親歷之。人望益隆。主眷益深。卒以此取卿相。蔣氏之家聲。日大以肆。天下以是知魏公之有孫。而閣下

之光于前人也。閣下以王佐自負。一意于尊主庇民。固不以是區區之軒冕爲事。然如閣下之爲人子孫。可謂盛矣。有人焉。業弓冶之餘。而弗能修播穫之職。顚沛流離。而叫呼攀援于門下。閣下其念之也必矣。伏念某先丞相妙年自布衣以策于天子。風節翹然有聞。致位上宰。憂國愛君之心。終身不少衰。至今數紹興中興名臣。然亦不在第二流也。惟是諸孤不肖。既不能以家學取世科。委靡闒茸。又不能少自振拔于搢紳之列。加之憂患相仍。三兄淪謝相繼。惟一弟相與爲命。又皆困躓連蹇。碌碌州縣間。退揣庸虛之質。顧何足以求當世聞達。惟是痛念先丞相之迹未陳。而門戶衰落。遽已至此。幾無面目以上先人之丘隴矣。罷官三年。固窮田里。非曰絕意榮望。顧當路未有爲之地者。故不得已而爲此待時之計。一日有聞于人曰。朝廷大用蔣公矣。問其家世。則曰太師魏公之曾孫也。某也釋然悟。躍然喜曰。吾之窮其少瘳乎。或曰。子于蔣公之門。無一日之舊。而勢位如霄壤之隔。子乃以爲往必得所欲何耶。某應之曰。吾聞蔣公之爲人。其心則禹之心。稷之心也。公與魏公相去四世。巖巖相望如此。某爲先丞相之子。而沒沒不振如此。以此求之。其必有以哀我者。故今日之來。索手無以自見。不自知其不可也。伏惟仁慈藹然。垂德于不報之所。引手于內溝之際。使他日有以少見于世。士之歸心于門下者多矣。豈特某哉。

上洪丞相書　代表兄孫公和。

某聞臧孫諫君以德。而君子知其有後于魯。管仲受下卿之禮。而君子知其世祀于齊。方二子之爲此也。求盡乎人臣之事。何嘗有意于徼福。而此亦豈徼福之具哉。然愛君合體。天相神祐。百順不期自至。而子

孫頑大繁衍。君子已能逆知于未然。嗚呼。彼皆一時陪臣。効小忠。循常禮。而天之報施已如此。矧本朝鉅公。以身徇國。建大節。排大難。功成困讒。身不得有爲于時。天亦媿之。必擁佑其後。光明俊偉。亦非止如臧、管、二子而已也。恭惟先正內相忠宣公。以文學志誼結主知。致身華近。一旦當戎馬倉卒之變。翠華南狩。騶馭未返。此正主憂臣辱。士君子畢命効死之際。而肉食者類多選耎蓄縮。爲保家室計。無肯出萬死以報國者。獨我忠宣公毅然自奮。仗節請行。不可回。挺平時德望。固已聳服夷裔。而專對正辯。又足以彈壓倔強不廷之衆。故雖間關險阻。節旄盡落。而中心如丹。卒締金石之盟。還長樂之駕。嚮者三十年邊鄙不聳。而南北無煙火警。誰之力也。上天助順。佑我國家。爲生賢佐。而所以報忠宣公者。亦昭昭可知。蓋丞相首以文章鳴。而一門之秀。連中宏博異科。洪氏之文。遂擅天下。此雖在丞相爲餘事。而四海由是人知洪氏之名。而家有洪氏之書。此天所以侈忠宣公之報。而示爲善之利也。權臣當國。衆能勝天。方忠宣公還朝。被太上皇帝寵遇之厚。駸駸大用。讒人罔極。一斥不復。故權臣能貶其位。而不知適所以大其聲。能抑其身。而不知乃所以昌其後。天定復有以勝之。未幾而朝廷更化。金昆玉季。繼踵登用。福善禍淫。可謂差耶。恭惟某官以顏、孟之學。負伊、呂之才。周旋外服。而隆巖石之瞻。翺翔華要。而結兩宮之眷。比者槐鉉虛席。久至閱歲。此古今之所未聞。而四海所顯望。卒之覆金甌。秉魁柄者。丞相也。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決非偶然者。是雖報施常理。皆人所不能及。由是輔中興于無窮。而成忠宣之大功。天于此不爲無意也。某不佞。一介鄙人。無所取材。獨念先吏部某早受忠宣公之知。君子交情見于尺牘。先吏部流離兵火之餘。故

時圖籍。往往埃滅。而忠宣公咫尺之書。藏弆巾箱。爛然可觀。先吏部既捐館舍。某雖無似。亦知寶祕以俟今日。是敢躬自裝褫。百拜以獻。有以見先世之契。不爲不厚。亦以少裨門下手澤之富。比之掃舍人之門者。猶爲有因也。恭惟丞相竭誠節以相天子。羣國勢于千載。而衍家慶于綿遠。八葉宰相。七世內傅。將不足爲今日道。痛念先吏部以筆硯起家。忠鯁獨立。終于一郡。人亦歎其餘才未施。而不肖之孤又不能少振于後。宦路如漆。四壁枵然。幾填溝壑。偏親垂白。菽水不繼。猶強自植立。以苟升斗。得官安陸。困于遠次。之官有期矣。固將奉板輿。攜孥累。爲數千里之適。以圖一飽。然喜懼之年。惴惴朝夕。所以謀寸進而爲親榮者。尤切切于中。仰惟閣下仁慈薰然。軫念先世一日之素。與哀于無用之人。道援天下之餘力一振于窮困之地。則高誼絕俗。寒士歸心。某亦當靡頂放踵。以効萬一。九原有知。先吏部亦不當後結草之報。惟閣下哀之。

上趙憲書　代趙推。

某聞疎不如親。親不如賢。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曰瓜瓞。曰葛藟。親親之謂也。周公相武王。封姬姓五十三國。而天下不以爲私。人皆曰周以宗強。噫。宗故可以爲強也。宗而非賢。其何以強。使受封者五十三而不賢焉。天下不以我爲私乎。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周以宗強。蓋以賢強也。我國家聖祖神宗。敦厚同姓。封爵祿廩。務極隆異。親親之道盡矣。賢賢之義則未也。乃復慨念宗室雖有才而不得試。于是設教養之法。開選舉之科。人才班班得以自見。近歲修潔博習之士。因以益衆。與寒雋並驅爭衡。天子又搜舉

其尤才能者。擢寘周行。授之以持節擁麾之寄。視有周無媿焉。恭惟某官以光明俊偉之才。輔之以淵源該洽之學。高義慷慨。薄乎雲天。勁氣崢嶸。沮乎金石。間平之儒雅。勉石之事業。閣下誠優爲之。在中爲鯁亮之臣。在外爲循良之吏。中朝士夫數當世賢者。必以門下爲稱首。朝夕論思。自此升矣。激濁揚清。顧爲閣下胸中自有定論。然人才方賴以主盟。倘從州邑之吏。視天族之可以收拾者。長養而成就之。俾有以自見于世。則親親之道。賢賢之義。足以仰贊朝廷之盛矣。某疎族無似。蚤歲而孤。上奉孀親。下撫幼弟。家四壁立。無以資其身。攻苦讀書。不能自已。辛勤百戰。始得一官。爲寮于茲。亦幾年矣。廉勤自飭。不敢少越規矩之外。以爲終身羞。史君察其無他。而未敢求知。部使者冠蓋相望。而棄之不顧。每自念言。是豈惟孤寒之難于進。蓋未有當世明公以爲之引重也。閣下按臨曳裾旅進。天壤勢異。宜不可以冒干。然而決于自獻者。誠以閣下方主張公道。愛惜士類。宗族之末。尤所矜憐。倘引而進之。則他人必指之而曰。是子也。而首受知于宗英。其必有以取此也。假寵乞靈。某之寸進有望矣。故某平日之不敢爲不肖以幸今日之遇。非徒以親親望門下也。古語有之。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故士君子于舉士之際。多以垂成爲辭。嗚呼。九仞之虧。固爲可惜。然所以致九仞者。不由覆一簣而進乎。今日之進。固有望于閣下之開其始。若其終之。則在他日。

上葉樞密書 代人

某聞念子桑之飢者。有裹飯之仁。憐范叔之寒者。有綈袍之惠。故舊之情。誰則無之。故窮則相卹。達則相

引或故舊之不及用則從而收其子孫此古人之所甚重而今之時絕無而僅有者也故山公在則嵇紹不孤而優旃之戲亦能封叔敖之子載在前史以爲美談寥寥高風非當世大臣孰能振起之恭惟某官道德配古人聲名滿天下秉大政行公道行將入相明天子以共起中興之功而獨于故舊之情尤爲垂意此所以能主盟吾道而振風教于千載之後也伏念某門緒衰微生涯淪落環視一身無寸長可錄獨賴先世遺澤得官而蹭蹬連蹇絕人數等齒名仕版今幾三十年矣頃者得闕桂林待次數載望嶺外之地邈然數千里而偏親垂白不堪遠去重以久居浙西遭去歲邊警士夫率皆東徙轉寓於越之屬邑鬻單可憐無與爲比痛念先君之後零丁如許今欲之炎荒之地則有狼狽之憂坐以無策則忽不知歲月之換而寸進愈茫茫矣分奇才薄失于初計尚誰咎哉然猶有冀寒灰復然者賴有閣下使某不于今日伸喙而一鳴是自棄于溝壑也方閣下弦歌武城先君宰剡谿獲與閣下有同僚之契而荷知遇爲最深今日不肖之孤貧悴無聊至于此極此閣下之所宜動心也然閣下方坐廟堂而進退百官而某也微賤疏遠尾百僚之底前時末契何足恃此以進君子之門獨以嚮者閣下擁麾毘陵某得以桑梓修敬固已蒙眷顧之厚謂某爲故人之子有惻然與憐之意今也某之窮益甚而閣下振拔滯淹一舉手力耳今日之進不爲無因敢冒鈇鉞以干造化區區之命垂于閣下之手伏惟薰然之慈有以憐之振之不勝幸甚

上宰相書　代人

某聞養才之法不一也養大才者勞之養小才者優之譬之植木彼楩楠梓柏之屬不貴其拱把梫朳之

用也。生于陰巖絕壑中。風雨之所浸蝕。霜雪之所摧折。外益枯而中益腴。磊砢多節目而材益剛。夫然後數十百年而以爲棟梁而不橈。明堂之柱非此不能勝也。然爲巨室者。棟梁之外。椳闑居楔之用。不知其幾。故必有養小材之法焉。若樸樕小木。欲求近用。苟不植根于膏腴壤墳之地。使之遂其生長。則將枯悴萎爾蕩然。雖求拱把之材亦亡矣。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此養大才之法也。小雅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此養小才之法也。才大者。用大而志亦大。故必先勞之而苦其成。才小者。用小而志亦小。故必先優之而責其近。未易以一概論也。伏念某生無一奇。學無一成。猥以賞延登仕版。幾四十年矣。平時碌碌以備國家之使令。雖不能卓然拔茹于流俗。而以功名自期。然謹守父教官箴以從事。思有尺寸以見乎世。比仕東都。自計司而爲均輸之職。亦不敢以爲勞且宂。方且躬朱出墨入之煩。居無何而以罪去。退念妄庸孱謬。獲戾爲宜。而一時旁觀。莫不掊腕太息。知其冤而莫敢辨。某亦不敢自明以速大。何也。坐廢田里。于今五年。堂有八十之母。而闕旨甘之奉。室有數百之指。而困啼號之迫。日復一日。幾不自聊。嗚呼。是樸樕之才。而遭風雨霜雪之所戕。置之陰崖絕壑。將遂摧折于無用之地。是大君子所宜動心焉者也。恭惟某官以不世出之才。輔贊兩朝。舉天下之物。皆在陶冶。而進退士大夫于一舉手之頃。比者。起東山。以鎮壓傴強不廷之國。如鳳皇麒麟一出。而鴟怪狐妖自然逃遁。陰受公相之賜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而猶孜孜以人才爲意。不倦吐握之勤。此周公之用心也。重念某孤危之迹。屢玷大造。而公相寵遇撫存之。非一日也。今日以窮來歸。栖栖如飛鳥之依人。人將憐之。而況公相耶。

噫某之此來則窮甚矣公相遂收錄之耶則他日必有尺寸之効以報門下今日棄之則遂將槁項黃馘與糞壤俱腐雖欲靡捐以爲門下用終不可得錄之棄之某之命懸于公相矣伏惟公相哀憐之干冒鈞慈某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禮書

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

族緒單平猥紹大馮之裔人才凡下敢齒諸任之間偶因媒妁之言獲締婚姻之好伏承某人幽閒秉操素知蘋藻之誠而某長孫某孝謹傳家相習箕裘之業茲諧燕爾夫豈偶然往之女家想見結縭之戒願爲有室遂成合巹之歡敢薦薄誠拱聞嘉命

不愚弟請婚馮氏書

見舅氏于渭陽慚非酷似尋世婚于高密茲謂好逑蓋將締百年之歡豈惟合二姓之好伏承某人素鍾淑質久嫺中饋之儀某男幸忝彌甥不待東牀之選盍荷千金之諾敢稽百兩之將宜其室家既無嫌于齊鄭傳之孫子俾弗替于朱陳

少虛兄請婚孫氏書

託契高門承風久矣求婚猶子得諾欣然屬事緒之因仍閱歲華之荏苒敢持薄禮遠尋舊盟維鵲有巢正欲資夫內助迨冰未泮深有望乎來歸方當相忘于江湖之中可以盡索于形骸之外

從子澤請婚舒氏書

定五世之交。久篤金蘭之契。合二姓之好。敢稽雁幣之恭。令女素習婦功。某男粗修子職。既無嫌于齊鄭。將永好于朱陳。遠不容刀。何待貿鄰千萬之費。告先近日。倚觀結縭九十之儀。

內弟汪文可請婚薛氏書

敍百年之親。素聯瓜葛。合二姓之好。茲始權輿。既情話之相通。曾媒言之不費。令女夙嫻姆訓。從子粗習家傳。了無耦鄭之嫌。乃有齒任之幸。既承面命。欲奉婚期。嘉禮具存。何妨三者之備。官占云吉。尚幾五世之昌。

沈虞卿侍郎女許陳氏書

襟期莫逆。久爲研席之交。臭味不忘。茲遂松蘿之託。欣然承命。捨是焉求。伏承某人詩禮素傳。稔聞于父教。而某女子蘋藻是訓。未習于婦容。嘉納采納幣之同時。實有室有家之伊邇。潘楊方睦。當豫卜于三星。吳越相望。尚將杭于一葦。

史侍郎女許秦氏書

老矣從心。猶有愛孫之念。爲之求耦。幸逢列鼎之家。某人秀出相門。素傳詩禮。某人幼琢姆訓。未習組紃。荷鴈幣之多儀。知鳳占之協吉。深喜潘楊之睦。自此權輿。既無秦晉之卑。庶安家室。又鄭府云。既無齊鄭之嫌。

潭納幣張氏書

合二姓之好。荷親誼之甚高。尋十年之盟。喜宦遊之相遇。況老境篤抱孫之愛。而兒曹懷歸養之思。男女及時。幸勿愆于柔日。幣帛將意。媿不辦于多儀。其存素風。一洗末習。

季舅第三女許顧氏書

閭里相望。其來已久。婚姻之好。實始于今。某人秀出輩流。方謹詩禮之習。某女幼居閨壺。未嫻纂組之工。既協鳳鳴。辱貽鴈幣。一言決矣。正須坦腹之求。百兩成之。當謹結縭之戒。

汪表兄之子請婚書

桑梓相望。夙敦雅好。金蘭合契。幸締華姻。某人素習婦功。將歸千歲龍魚之裔。某人粗傳家法。適得五世鳳皇之占。二姓是求。一言而決。欲將厚意。敢稽納幣之儀。佇俟嘉期。終遂肥家之吉。

婦弟知道長女許李氏書

里舍相望。曾未諧于識面。媒言一定。乃屢辱于貽書。臭味既同。婚姻敢後。伏承某人世傳儒業。況是太史公之外孫。某女幼習婦容。未熟曹大家之女誡。知鳳鳴之叶吉。荷鴈幣之先臨。往送之門。媿不盈于百兩。顧爲有室。庶仰望于終身。

少及兄女許舒氏書

師友從遊。爰自宿昔。婚姻求偶。至于四三。況一水之相望。宜兩家之合好。令子某蚤傳詩禮。尚餘獨坐之儒風。某女幼習組紃。未解大家之女訓。既叶鳳鳴之卜。首勤鴈幣之臨。佳耦曰妃。但覺門闌之喜色。同聲相

應。尙何媒妁之多言。

次女許鄭氏書

鴈塔題名。夙講同登之契。鳳占叶吉。茲諧嘉耦之求。一笑相過。片言而決。伏承某人幼而岐嶷。早有成人之風。而某女資亦善柔。方親慈母之訓。俱生丙午之歲。眞是甲辰之雌。惟臭味之既同。在禮文而宜簡。御之百兩。首勤納幣之儀。加我數年。當展齊眉之敬。

從子淶請婚陳氏書

潁川譙國。均著聲稱。孟公君卿。俱爲游俠。相望千載之下。始諧二姓之歡。某人柔婉有聞。素嫻姆訓。而某孤煢自立。粗習家傳。了無間阻之言。遂定婚姻之約。幸茲叶吉。孰云齊鄭之嫌。其或自今。益締朱陳之好。

治請婚吳氏書

識北平之三世。素知事契之深。牽張氏之一絲。喜有姻親之託。鳳占云吉。鴈幣是將。伏承某人出鄧水之外家。遂歸于我。而某男某生台山之傳舍。爰娶于吳。既無非耦之嫌。殆有夙緣之幸。一言而決。因締交于延陵子之門。二姓相求。用徼福于東樓公之裔。

攻媿集卷六十九

題跋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相

臣紹熙五年待罪西掖兼直學士院。際遇主上龍飛之初。書詔填委。時翰林學士李巘去國。新除中書舍人陳傅良未至。臣以非才。當內外制。斤斤幸無闕事。一時册后封拜加恩等。皆次第而舉。八月二十七日。忽蒙宣召。不知爲何事入院。而御筆至亦不聞知。既啓御封。留正除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汝愚除右丞相。故事命相必設金鑾殿。詞臣面受聖語。是時。主上猶御重華宮。仍鎖南內翰苑。故以御筆賜臣二者皆有訓辭。而汝愚者尤詳。遂具載于二制中。退不敢以語人。讀者往往不知所自也。又九月二十三日。伯圭加兩鎮節度使。十月八日。以季秋淫雨罪己降詔。慶元元年正月八日。汝愚除特進。依舊右丞相。十三日。師夔除開府儀同三司。四月四日。余端禮除右丞相。臣千載幸遇。猥以無陋之詞。視草摛文。堂錄本例留院中。臣得珍藏宸翰。以爲家寶。未遑勒之堅珉。謹齋祓裝褫。以傳子孫。仍識歲月大概于右。

嗣秀王伯圭免奉朝請并聖節批答

紹熙五年皇上踐阼之初臣叨掌內外制時從臣方同班一奏事然後以次獨對臣猶未及進也七月二十九日嗣秀王伯圭以衰老乞免奉朝請內批降詔不允懷不自已輒進狂瞽之言仍有貼黃云聖意若允其請不必行出伯圭劄子徑諭大臣降一指揮尤爲盡善仰蒙聖慈徹去貼黃御筆批依八月十日羣臣上表請以十月十九日誕聖之日爲天佑節內批宜允臣又亟奏少俟三表卽再得內批降批答不允尋三請而後從之臣謹寶藏二奏中宸翰御寶于家使世世子孫仰見聖主從善如流不以人廢言之盛抑以記微臣際遇之榮仍錄所撰詔書及三批答于前以著事實後以契丹僞號中有天佑二字始改瑞慶節云

恭題知貢舉所賜御札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歲在戊辰禮部試進士五千餘人二月甲辰以御札付臣等臣亟率同知貢舉臣思、臣幼學臣時暨參詳點檢試卷官以下三十三人班列于庭望闕重拜退而啟緘伏讀莫不驚喜感歎以爲前此雖間有之未有如今日之盛舉也仰惟皇帝陛下以濬哲之資承付託之重清心寡欲崇儒典學不懈益虔乃者權臣開邊塗炭生靈陛下憂形于色外鋤叛將內誅元惡處之晏然而天下復定所謂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者也方且厲精而躬覽臨政而更化廉廉嚮治安矣先是三錫宸翰于貢闈其二皆以不及臨軒故戒主司以審取舍今歲親策造士而又豫戒臣等至于再三蓋自比年以來姦倖弄權公道幾泯舉場寬縱以私害公士類嗟惋不勝其敝又慮人之議己也專爲蒙蔽杜絕人言仰賴陛下聖

心感悟。首下求言之令。繼頒温詔。博采芻蕘。眞社稷之福。今聖訓有曰。去取之間。趨嚮所繫。使精加攷閱。擇文體醇正。議論精確者。又曰。或因問獻言。實有可用。雖涉訐直。勿以爲諱。陛下隆寬盡下。高視千古。屬意人才。興起治功。煌煌帝謨。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何以尚此。猗歟休茲。臣等既以宣示寮屬。更相勸厲。又以聖意發策。俾士子盡言無隱矣。伏念臣等受國厚恩。平日所願推賢遜能。圖報萬分。矧以孤學。誤蒙委以文衡。回念場屋之舊。固不敢輕于抑揚。恪遵告戒。謹拔其尤異者。實在前列。然士子局于文體。雖有奇才。恐不得騁。又臣等智識荒淺。深恐上不足以副陛下求賢之切。下不足以得人物之眞。驚惕祗懼。夙宵靡遑。敢以奎畫登諸樂石。以詔四方。仰惟國家設科得人最盛。然山林巖穴之士。必有逸才高節。非科目所能致。爵祿所能誘者。惟陛下推此心以往。不憚孜孜而求之。當有魁壘不世之才出而爲陛下用。野無遺賢。多士濟濟。臣等不佞。尚庶幾見之。

恭題賜陳傅良宸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宮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爲言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跽謝而退。陛下踐阼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歿。傅良奏請以宸翰刊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鈗待罪瑣闥。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季札觀樂歌

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遷讀虞書至于君臣相敕。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者不專于美盛德之形容。皆有警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爲之矍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于神明。無有以頌爲警戒者。舜皐賡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敕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亦不悟頌之有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于傅良平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既刊奎畫于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眚。當俟小瘉。曾未信宿而已報罷。臣尋亦去國。相忘于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遺藁于其家。則不知所在矣。其子臣師轍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賡歌頌詩。本非專于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于斯云。

恭題仁宗賜董淵宸翰

臣竊攷皇祐五年三月辛丑朔壬子。崇政殿試禮部進士。鄧丘象天賦。辛酉放鄭獬等五百二十人。前所書十四日。是爲甲寅。蓋廷試後二日。又自言以大理丞景福殿祗應。豈非爲諸位官耶。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是時、神文臨御。已三十餘年。正月平儂智高。朝廷無事。而肆筆匪頒。小臣猶不忘保治之要。雖止二字。足以示萬世法。印文左曰帝。右則古篆字也。見義雲章。臣高祖先臣某以是年中第。爲第三甲第八十人。臣家衣冠。實始于此。感歎再三。謹附書下方。

恭題仁宗賜懷連御頌

臣仰惟紹興初元高皇帝南巡慨念天章所藏祖宗宸翰墜失殆盡求訪山林所得不多惟明州廣利寺住持僧淨曇悉以宸奎閣中仁宗皇帝所賜懷連贊頌寶墨上進上大悅賜以御札謂卷軸既豐護持有道又書佛頂光明之塔以寵之孝宗皇帝賜以妙勝之殿皆已登之樂石惟淨曇摹勒昭陵詩翰雖至今珍藏而因仍七十餘年未稱尊奉之義今住山臣僧宗印始盡摹而刻之以補名山之闕典而後累朝雲漢昭回之美于焉大備眞東南禪林第一盛事也山君海王益當來朝以謹其藏若禪頌之深妙宸藻之交輝則非小臣贊歎形容之所能盡也

恭題仁宗賜張中庸恤刑敕書

臣家藏賜吳紹儒恤刑敕書後止書日不知何帝時祕書丞兼權兵部郎官臣張鈞以其從曾祖中庸所藏仁宗皇帝暑月敕書一通示臣凡二百五十字紹儒者二百二十七字而同者一百七十有九字始知紹儒者亦昭陵所賜也紹儒當是郡守故有云方伸共理之良中庸爲部使者故稍詳焉聞之故事每吏一朝則敕字別爲一體此二書雖作字不同而每行皆九字璽文大小如一末有敕字絕甚相似則是同時無疑日子不同蓋以頒降遠近爲先後至今先下川廣次及諸道或恐非一歲之書也臣仰惟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暍泣辜前王能事恤刑緩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既臨溽暑方甚睠茲縲繫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囹圄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蕩

洗務在清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卽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紲之人。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嬴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竝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爲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難減剋。無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自是每歲首夏下詔恤刑。遂爲定制。眞宗大中祥符。仁宗慶厤。皆有詔旨。而條約大率如開寶、雍熙之詔。乃知此二敕書。實本朝之家法。累聖遵行。尤以炎蒸爲念。肆我主上、當盛暑時、臨軒疏決。分命諸道慮囚。悉如故典。至開禧二年。復因論囚。又命提點刑獄使者仲冬巡歷。如仲夏之法。每歲必再舉行。又命御史劾其不虔者。欽恤之恩。又益廣矣。鈞、蜀人也。禔身肅括。持心篤厚。行其所學。不苟于職。朝譽藹然。力求外補。今爲潼川憲使。奉訓詞之丁寧。寶前朝之敕書。宣揚德意于萬里之外。使遠民自以不冤。如在畿甸。眞可以仰副臨遣之意矣。

恭題向公起所藏仁宗宸翰

臣頃見故祕書省正字陳師道跋修起居注。江休復之孫端禮所藏仁宗皇帝御書善法刑政四字。又言其璽文曰帝籙。竊疑其不倫。後見昭陵他刻。正用此印。臣尋攷之。其字曰篆、蓋古文筆字也。出義雲章。始知師道誤以爲篆字爾。密州觀察使贈太尉向惠節公傳範蒙賜以飛白帝筆二大字。七世孫新知桂陽

軍臨武縣公起刻于石以示臣雲漢昭回不容繪畫敢以舊聞再拜書于下方

恭題趙時穆家藏兩朝賜碑

臣三造朝行四官玉牒凡聖語御筆在法當書嘗預修仁宗皇帝朝玉牒十年求所謂二者絕無而僅有有則必謹書之蓋以臨朝淵默幾欲無言雲漢之章尤不輕畀有如尹孝齊公叔充乃獨蒙忠孝之褒則其賢行眞可以信後世矣三子決科神宗皇帝又寵異之益彰麟趾之慶君子之澤流衍至今五世孫刻夫與其子時穆以家藏二碑示臣端拜敬誦仰歎累朝崇篤親賢之盛事孝齊公立身訓子之懿美一時名公或序或議雄文相照碑製古雅書札精到抑以窺見承平文物之大槩竊攷印章左曰帝人所易識右曰筆義雲章中古字也昭陵多用此印退傅張文懿公士遜富藏書畫友正能世其家擅書名有晉宋風度此二碑皆其奇畫世所罕見友正不仕故銜中無職守養高故第中三數十年非孝齊公父子之賢且厚未易得其書丹也刻夫寓四明有鄉曲之譽時穆登世科爲開化尉奕奕佳公子也其益寶藏以無忘先朝先世之典訓

恭題神宗賜沈括御札

臣仰惟神宗皇帝經略西事纖悉周密萬里風烟俱入長算時四明沈公括帥鄜延閱月纔十有六承密詔至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裕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祕貯所存者盡元豐五年十月蓋以永樂事而公亦歸矣臣頃在都下嘗恭覩宣諭楊公繪宸翰筆法與此卷絕類倉猝戒諭邊臣而字體莊重廟謨遠矣

再拜欽歎謹識于後。視張丞相魏公浚潭州舊題。恰六十年矣。

恭題徽宗賜沈晦御詩

宣和六年御試策問。非舉子所能條對。惟肯山沈公晦以軼羣之才。精通象數。借箸籌之。一揮數千萬言。炳如也。祐陵喜于得人。聞喜宴以御詩寵之。雲章昭回。具在金花箋上。至今如新。勢欲飛動。是時以貢士人衆。特添省額一百人。廷試士子。至八百有五人。文物盛一時。沈氏其世世寶之。使後來者猶得以想見承平氣象。肯山遭時多艱。不得躋時于舜禹之前。能捐軀盡瘁于干戈搶攘中。而去就出處。卒保名節。褒然舉首。可謂不負徽皇知人之哲矣。

恭題宇文紹節所藏徽宗御書修禊序

臣嘗觀蘭亭修禊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之尤勤。自謂心慕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不效之者。故南唐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顏眞卿得其筋而失于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于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氣而失于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于驚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恭惟徽宗皇帝天縱多能。游心六藝。筆力超邁。高掩前古。自出機杼。眞書禊序于青綾中。雖曰出于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于藍而已。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某受不世之知。俾守四明鄉郡者幾五年。寵光猥至。細書方國之賜。聯翩而下。雖遭兵燬。遺刻猶有

存者。茲焉恭覩簽書樞密院事紹節家藏御書眞蹟。昭回之光照耀凡目。感歎不足。謹流涕再拜書于左方。歸其書于宇文氏。

恭題徽宗賜張繼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迺季冬甲午。皇帝恭謝太一宮。臣扈駕陪班。既已竣事。知宮事高士臣易如剛以所藏徽宗皇帝賜虛靖先生張繼先詩翰示臣。且求跋其後。竊惟漢天師道成于蜀。而教傳于龍虎山。至三十代而虛靖出。仙姿絕人。道術驚世。人謂天師復生。誠不爲過。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拜仰瞻。盥耀凡目。勒之堅珉。以鎭名山。已爲晚矣。嗚呼。人知祐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乎爲民。人知虛靖之仙去而蜀之青城猶有見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恭題欽宗御畫十八學士圖

唐文皇十八學士。猶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仰惟欽宗皇帝毓德春宮。以仁孝恭儉聞天下。手臨舊畫。而又親灑宸翰以誌之。誠有慕于貞觀之盛也。臣嘗觀後周光祿丞杜良作文皇畫像記曰。太宗已定天下。而高祖已登九五矣。太宗于閭閻疾瘼。干戈勤勞。且盡知之。于仁義之治。與太平極治之功。容或有未究焉耳。既作文學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紬繹。薰陶耳目者。莫非帝王之事。彼十八登瀛人。必曰爲如是事而治。爲如是事而亂。以太宗之明。刻記于心。肯圖衰亂乎。一意于求治而已。仁鑑義轄。道薪德火。日往月來。就聖神之模。其爲宗廟社稷生靈者。炳焉與三代無以異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高以降。莫之與敵。十八

人之力也。此眞得太宗之意。嗚呼。欽宗游戲翰墨而爲此。固爲萬世法。由今觀之。豈不爲臣子萬世之痛哉。抑聞後世人君能用材者。無如太宗。然許敬宗乃得預。議者謂如摘瓜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此又足爲世戒。故併載之。

恭題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爲黃庭堅書今戒石銘之類是也。僞齊尙存。故臣鄭億年輩密奏豫方使人習庭堅體。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字。皆奪其眞。嘗親寫詩自周南至商頌全袠上有帝筆印記。天縱多能。人固莫及。聖度恢然。其視使臣下爲拙筆書者霄壤矣。

徐俯及洪芻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稱。俯題雙廟詩有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不惟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亦隱永樂之痛。庭堅亟稱之。且勉諸洪進步。非此舅安得此甥也。然卒致大用。殆亦不喜劉賁之助云。

恭題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陳瓘之在四明。遣正彙往浙西。過杭州遽告變。蔡京既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瓘。既就逮。瓘以勁言得免。猶謫通州。故其放還謝表云。狐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徽皇聰察。僅得貸正彙之死。既至沙門。無復歸望。島上巡檢知其爲名家子。招致館下。又有神祠甚靈。嘗謁之。卜以楮珓。且曰。若得生還。求百聖珓。擲之至

百皆然。未幾。欽宗卽位召歸。而瓘已下世。痛不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猶傳于世。高宗眷遇又如此。擢其子大方爲郎。瓘之孫大年。實正由之子也。爲臣家壻。故得聞其詳。謹書之。以補衆人之未及者。

恭題汪逵所藏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

高宗皇帝踐阼之九載。當紹興五年。歲在乙卯。二月。車駕始自平江還臨安。八月癸亥。策士于行在所射殿。時敵兵敗退。厲精求治。親御翰墨。咨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剴切。亟然爲舉首。則信之汪洋也。自幼天資高邁。十行俱下。筆力絕人。其在布衣。名已聞于當世。臚傳第一。年始十有八。聖意寤寐英傑。得之喜甚。且曰。惟昭陵天聖八年。王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應辰。誠爲儒林盛事。既負重名。益進于學。八年。爲祕書省正字。尋以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附己。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其學沛然莫禦。更化之明年。始入爲吏部郎。望臨一時。自爾入從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爲世輕重。位雖止于內相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眞有泰山北斗之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子逵能繼世科。恪守家法。仕爲吏部尙書、太子詹事。博學多識。綽有父風。一日謂臣鈗曰。先公所試策問。思陵御墨既傳于外。得爲私藏。禁中裝潢。亦非人間所及。是殆天賜以爲家寶也。其爲逵識之。臣鈗再拜聳觀。歎仰驚眩。前所未覩。竊惟國家三年一廷試士子。固必有首選。惟此擧策問既出奎畫。下籠多士。雲漢昭回。照耀編簡。汪公一代眞儒魁天下。今

賢嗣又得眞蹟藏弆以詔將來光明俊偉未有如此者其家法書甚富此特爲希世之遇雖夏之璵戈商周鼎彝款識甚高古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于後而歸之公少名師閔故字孝伯既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錫云

御書中庸篇

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當艱難無他嗜好惟以翰墨自娛始爲黃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逼眞至紹興初專倣二王不待心慕手追之勤而得其筆意楷法益妙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十九日言者乞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祕書省校勘正字張嵲校中庸篇高閱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閱入奏儒行雖間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欲望止賜中庸一篇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于偏邪駁雜之見上可其奏御書中庸以十月四日賜之仰惟思陵書六經以幸承學之士此固餘事然中庸無慮三千五百餘字萬幾至煩而挾日之間書就終篇書生勤篤者亦安能及此尊經崇儒之意眞可爲萬世法時趙鼎爲左僕射例得墨蹟爲家藏仍摹刻分賜鼎晚謫海上而素重應辰遺言以此卷歸汪氏應辰次子逵既以御題示臣併示此卷可謂汪氏二寶矣高宗壽考遐不作人鳶飛魚躍儒風日盛中興之業實本于此應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躬行直道以終其身以及子孫君臣際遇猗歟盛哉流傳千載何止一時之榮也

恭題孝宗御書心經

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孝宗皇帝元命之年也十月二十二日會慶聖節親灑翰墨書心經于禁中觀堂先是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既成住山妙珪求記于臣嘗既登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十日珪又來言蒙皇帝賜以孝宗所書眞蹟願得跋語併刻之山中臣仰惟孝宗皇帝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不倦于勤治體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心內典深味禪悅毗盧五千餘卷而此經獨名以心蓋千經萬論之至要也列聖在御相傳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永蘇軾有云惟佛與佛乃識其眞臣謹齋祓書于下方以詔後世

恭題曹勛所藏迎請太后回鑾圖

臣嘗恭讀光堯太上皇帝宸翰稱譙公歷事四朝盡瘁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渝且言令請太后天眷至金主前宣予孝思使彼感動俾予母子如初洪惟太上皇帝睿性仁孝天地助順以遂長樂之歡而乃推功臣下堯言炳然亦惟譙公忘身徇主有以得此也臣自爲兒時聞臨平道中太后回鑾之盛恨不身見之暨官玉牒預聞史事纔得窺一二今從譙公家獲覩迎請圖丹書煥爛賦篇贍蔚然後一時慶事歷歷在目敬拜歎仰嗚呼休哉夫以譙公成功之初乞身退歸無一毫矜伐意此圖之作非欲自明其功蓋所以發揮太上皇帝聖孝之蹟過于方册遠矣是豈惟其家所當寶藏後之太史氏尙有取于斯焉

攻媿集卷七十

題跋

跋王順伯所藏二帖

鍾繇力命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序、書賜官奴樂毅論，余謂小字無以復加矣。順伯笑曰：未也。又有邁此者。乃出鍾繇力命表。諦觀久之，心爲之醉。字畫精到，乃至是乎。順伯博雅好古，蓄石刻千計，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衮衮不能自休，而一語不輕發。先鍾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三者坐判優劣，豈爲知者道耶。

定武修禊序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名帖，心顧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疾在腠理矣，豈所謂不治將深者耶。

跋秦淮海帖

山谷晚游浯溪，題詩磨崖。碑後見少游所書文潛詩，嘗恨其已下世，不得妙墨刊石間。時少游醉臥古藤

下未久也。而山谷老人已有此恨。矧今相去幾百年。此帖灑然如新。得而讀之。寧不感歎。

書仰孝子行實後

先生孝行出于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淸朝官之。以風厲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臣輩起。爲浙河東西冠。嘉遯之士至行卓然。必有繼先生者。第其深處巖谷。不求聲稱。故潛德幽光。未之或發。鑰不肖、願與邦人訪之。聞于州、于部使者。于朝廷。使此邦之風義益高。而先生之名不孤。不亦可乎。

跋陳氏續蒙求

徐堅作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言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此書出入史傳。援據精確。何止應童蒙之求耶。

跋吳生畫卷

李廣射虎

史言將軍射沒鏃。謂沒矢者。殆未必然。臨右北平盛秋。匈奴避之。畫不能眞似。尙可想見也。神氣如此。而恂恂如鄙人。此所以爲李將軍耶。

山水平遠

延陵生丹青無不工。適興作山水。尤深遠有意趣。宦游三載。歸心蕩搖。渡口喚舟。殆屬夢境。

跋韓幹馬

舊讀坡翁詩恨未見此畫。今日得之。便覺詩畫互相映發。此詩此畫誰當看。豈無所待耶。

跋徐熙伯橫槊醉藁

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版。古人惟以許傅修期。熙伯儒者。由右學以奮論議。慷慨談兵如流。擊賊何足言。讀其詩。頓挫清厲。有壯士橫槊之氣。倚馬而作露版有餘矣。修期何人哉。

跋徐子由菊坡圖

徐君傲睨菊坡。不復出仕。故其樂同彭澤令。少日便賦歸。而三徑已就荒。松菊僅有存者。則夫火馳宦途。碌碌忘返之士。顧有一適如君者耶。

書元章簡公神道碑後

章簡公名德隆重。詞章典裁。蓋平昔之所慕者。茲來佐州。披圖牒訪故迹。始知甓城楯門、疏河、建隆梁、以爲此邦無窮之利者。皆公之力。曾孫康曾適爲監征。叩其家世。始得碑銘而讀之。益加歎仰。若蘇魏公之雄文。韓南陽之奇畫。又皆可寶也。

跋任氏香圓記

齊晉安王以蓮華供佛。願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甕中稍有根鬚。史稱其孝感。然猶藉于水也。香圓垂之空中。而敷華結實。可謂異事。此理殆未易致詰。輕下注腳。卻成蹉過。

跋王清叔畫卷

斷崖小枯木

醒菴古木。大似梁鵠書。有劍拔弩張之氣。

全幅枯木

此幅筆勢尤壯。雜之文湖州射澤中。未易辨也。

橫披山水

觀此圖當作烟雨半開。登高臨遠時想。苟求形似。便失妙意。更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

跋霍氏球川圖

霍君來爲赤城理官。垂去矣。益不得志。書衒袖過余曰。漫仕三年。不逢已知。圖家之球川、得名勝詞翰盈巨軸。以此西歸。賢于薦書遠甚。余頗愛其言。展卷久之。字呼曰。子登官情如水。而家居勝絕乃爾。君之歸似晚矣。他日有客道南蘭陵。捨舟金斗門外。徑造竹所者。必我也。君其容之乎。

跋王少保行述參政敏齋公父。

士夫以重名致大位。雖才業足以自奮。要其先必有所自來。而積善累功之人。亦往往取必于後。參政一代偉人。恨生晚不及見。得此書于公之仲子。始知自無怨公以還。世有隱德。遂爲名臣大家。天之報施。端不偶然。後來者又堅肯堂之志。湯湯淮流。寧有旣耶。

跋丁端叔所藏鼎彝款識

右商周以來鼎彝尊鬲等八十有六。予游南闌陵從丁端叔借觀。商周遠矣。器之存于今者蓋寡。識者望而知之。以爲商質周文。世愈遠則文愈簡。然周器亦有甚簡者。不知何以別其非商也。盤誥詰曲聱牙。商周皆然。其他訓誥誓命之文。初不相遠者。商頌雖止五篇。求其體製。比之清廟維清之詩加詳焉。豈高識者它有見于此耶。古人不可復見。而得其器。器又不可得有。乃摹取款識之文。茫昧難讀。顧有何好而深好之。是殆難與不知者道也。

跋陳忠肅公表藁

范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爲今日用者。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某。自好。蓋言忠肅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年。或問游公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曰陳了翁其人也。元城先生嘗因公病勉以醫藥自輔。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讀公表藁及紙尾數語。氣凜然如生。折而不撓。有大臣之風。三公眞知言哉。

跋百醉老人詩

百醉老人詩追七子。凌鮑、謝。諸公論之已詳。遊別圃有句云。中原戎馬場。故國虎狼窟。言歸成默傷。念之中心慄。鎗讀而悲之。此詩人黍離之歎。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也。百醉間一醒。豈眞醉耶。

跋史魏公與心聞禪師帖

太傅史魏公得法于心聞。愛其子孫。至今不忘。明書記、其從孫也。持魏公書偈來。讀之益信二老相得之

深傳播叢林。又爲裴相國與黃檗禪師添一重公案。

跋趙清憲公遺事（案）憲一本訛獻。攷宋史趙抃之傳謚清憲。與趙抃異。

右丞相清憲趙公遺事。其孫誼錄以示鈗。遂獲窺先正之風烈。嗚呼。建中靖國初。徽皇銳意于治。親擢公爲御史中丞。裕陵人物之舊。收用無餘。黨論雖興。猶有如公者。屹立于諸公中。讒謗競起。而主意不移。維持國是。尚有賴焉。使左右皆辟居州。事寧至此耶。三讀遺編。爲之感涕。

跋戴伯與石屋詩卷

莊子秋水篇言埳井之蛙。擅一壑之水。陸士龍逸民賦。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邱之歡。擅一壑之美。半山詩曰。穰侯久擅關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車馬便驚猜。蓋用其語。語則工矣。惜乎其不大也。石屋之勝。余未及識。伯與以妙思尋幽。而無專擅之意。思與好事者共之。豈不宏哉。

跋劉杼山帖

先子嗜書如嗜芰。平生富藏名流翰墨。而獨謂杼山先生之書光前絕後。尤祕寶之。鈗自遭家艱。文字散落。惟此二番宛然巾箱中。疑有神物爲護持焉。謹帛其緩而新之。以續先子之志。

跋朱濶山自撰墓誌

濶山先生少年以詞藻表見一世。士林傳誦。追配前良。銘中之文。如霜降水落。掃盡翰墨餘習。非飽諳世

故晚歲見道不及此。尙何疑于死生之際哉。

跋徐狀元奭祥符五年敕牒

歐陽公歸田錄載眞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公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欹。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以爲第一。嗚呼。公之擢舉首遠業已見于此。非徒爲偶儷之工。祖宗之取人如是。宜乎名臣之衆多也。

跋楊伯子詩卷

平生未識誠齋。而多見其詩。每深向若之歎。璘師示以此卷。讀之灑然。知其爲誠齋之子也。筆力駸駸。眞逼人哉。

跋秦淮海戒殺帖

秦淮海妙墨。前輩所推。余頃得此本。愛玩不能去手。時在校官。念此邦日事鮮食。物命不可勝計。欲傳于人。未暇也。茲來假守。遂登之石。釋氏戒殺。誠是而言之太過。不若遠庖廚之言爲適中。然則何取于此。嘗戚汝南周顒之言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在吾可賒。讀者宜動心焉。

跋鄭屯田鍔蓬萊山詩

先生風神蕭散。肺腑清徹。不以事物自嬰。故出語輒驚人。晚歸自道山。來賦此詩。未幾遂仙去。元丞相徵

之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先生殆是耶。

跋杜祁公草書詩

鎗在郡庠直舍時。薛君文老以近鄰相過。出杜祁公草書雲詩。嘗跋之云。歐陽公答祁公惠詩。言無俗韻清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二寶收藏傳百世。豈惟榮耀詫當時。薛君所藏詩雖出于唐人。而草聖則公眞蹟也。歐陽公二寶。君得其一矣。茲遂登之于石。

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誌

淳熙四年冬。鎗備員敕局。陳君舉任太學錄官。居相鄰。一日同林伯順大備相過。愴然曰。薛寺正之亡。吾儕之所痛也。嘗爲伯順求先銘于寺正。書以古篆。恐其難辨。又作楷法于後。已授我而亡之矣。後從薛氏子沄得其藁。茫不知何語。子能辨之否。鎗不善篆。而素好之。一見纔識十二三。餘皆奇古難知。白仲氏故嚴州使君相與徧閱字書。攷究幾月。而後盡得之。寺正于書無不讀。耽玩鍾鼎古文。搜奇抉怪。凡易識者多不用。古文所無。間以小篆補其闕。眞好古哉。君舉、伯順得之喜甚。又十二年。假守東嘉。二君來見曰。寺正所授眞篆二本。後得之故書中。取以校昔所攷。無差者。併爲刊石。以授伯順。使寶之。以成其志。以存寺正之遺蹟。抑以見吾兄弟用心之勤。俯仰皆有感焉。始伯順葬父于金舟。如寺正之志。後以五年九月壬申。改葬于親仁鄉龍門山。合其母陳氏云。

書周禮井田譜

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于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謄寫幾千卷。春秋易有解。律厤有書。余從其孫堉袁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勳本政書最爲有志于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邱甸。寓兵于農。凡出于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當執周禮以往。其講之熟矣。事大體重。固非歲月可爲。惟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既就。錢文季文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黃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于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詞雄義渾。尤爲著明。遂併刻之。惟文子之說。以俶裝薄遽。不及附見。當俟他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于施用。爲可憾云。

跋諸名公翰墨

韓魏公　司馬公　王文公　韓康公　富韓公　文潞公　王宣徽　晏元獻　陳文惠　韓南陽

右諸名公翰墨。米寶晉題跋。過江以來鮮有之。或謂得之揚州擾攘中。蓋故家物。眞可寶也。司馬公書。必施于所尊。其論出處大致。凜然不可奪。晏元獻屬其弟于人。以爲不可溫顏。茲非前輩之言耶。是時士夫書必以小紙圓槭。故多用圓印。而書無摺痕。禮簡而意厚。字畫又不苟。類可傳後。今世專以錄子往來。語多浮溢。紙尾書銜。全是吏牘體。雖有詞翰之工。欲襲藏之。終覺不韻。重可歎也。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徐騎省篆項王亭賦

舊見岸老筆談載騎省蠙匾之說。近有數原王季中彥良實襄敏諸孫。余及見其暮年。嘗問古人篆字眞蹟何以無燥筆。季中笑曰。罕有問及此者。蓋古人力在墅。不盡用筆力。今人以筆爲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矣。今觀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工。惜其自壞家法。反以端直媚俗。一時後進競倣之。古意頓盡。但可爲知者道耳。

龍眠九歌圖

三閭大夫見楚先王廟圖畫古聖賢怪物而作天問。龍眠讀九歌而爲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何遠。

王晉卿江山秋晚圖

宋大夫聞襄王之夢。孫興公見天台山圖。皆想像爲之賦。文章之妙如此。若丹青、非親見景物。則難爲工。晉卿固自名勝。然方其以金貂游冶都城嫩寒中。安知江山秋晚時事。不有南州之行。寧能盡寫浩然詞意耶。

孫浩然詞云。一帶江山如畫。景物向秋蕭灑。水浸碧天何處斷。霽色冷光相射。橘樹蓼花洲。掩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悵望倚層樓。紅日無言西下。右離騷

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錄

先祖少師以是年登科爲三等第十人。建炎中。金兵至四明。諸父倉猝避難。室廬遭燬。故物一不遺。章公擇申公子也。實爲同年生。其孫澥與鎰同登隆興元年進士科。家藏此書。至紹熙改元。始得傳錄。以篤年契。以示後人。是時、當泰陵在諒闇。貢闈既試而火。時有狀元焦之謠。已而果然。嘗聞之長老。焦之文精而麗。亞魁劉公之文渾然天成。主文爭或不勝。則曰。魁恐終非遠器。焦竟不及祿。而劉遂爲近臣。是書大略與今日相似。而不同者九。終牓無一宗子。蓋天族未有試進士者。任子當有自鎖試進。亦不見一人。既無廷試。止書第一第二等期集所供職纔二十五人。卷首止以二版書雜事。試官書知舉。而不及參詳以下。猶有明經科謝恩延和殿。賜優牒于崇政殿門外。又不曉優牒之義。四月二十九日奏號。五月二十日御史拆卷封。三日奏名。六日奉敕放榜。此皆事之變。汪公澥職糾彈。秦公觀掌牋奏。茲又一時之盛也。

書張武子詩集後

武子拱人也。父避地南來。往返明越。遂家于明。隆興初。與余爲同年生。自爾益相好。人物高勝。筆力可畏。非敢以友友也。不幸齎志而歿。吾黨共哀之。其季以道裒詩二編。期以行遠。遂初尤武卿爲之序。以道示余。泣且言曰。尤公知吾兄之詩。而不深知其平生。知平生者惟子爾。更爲我言之。余曰。尚忍言哉。武子天資絕高。少以流寓名薦書。文已怪怪奇奇。或誚之。笑曰。吾寧僻無俗。寧怪無凡。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閒居好與諸禪遊。佛日宏智皆入其室。穎悟超卓。學亦與之大進。結交老蒼。聞見多前輩事。聽之使人

忘倦。丞相壽春魏公作尉姚江。一見君奇之。君亦歸心。投以詩曰。願同丑萬輩。終老孟子門。後二十年。試南宮。魏公得其三策。心知爲武子之文。袖以見知舉張公。眞定曰。適得一卷舍人。如欲取時文。則不敢進。果欲得士人否。張公曰。吾嘗言寧取有瑕玉。不欲取無瑕石。讀之以爲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張某之文也。舍人異而記之。比揭牓。驚謂魏公曰。果張某也。魏公罷相居小溪山中。武子日從之游。如裴迪之在輞川。兩仕都城。司羅于外。司帑于內。皆甚劇。泊然如在山林。苟非所知。雖貴而欲見。不造也。平時若不以事物自嬰。而官業井井可觀。惜乎不見用。惟詩傳于江湖間爾。余嘗跋其詩卷云。與武子評詩。謂當有悟入處。非積學所能到也。君讀之以爲得我意。嘗曰。山谷晚年詩。皆是悟門。愛其金狨繫馬曉鶯邊之句。又曰。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嘗賦五更五詩。詞雖工。蓋惟四更爲佳爾。又嘗自哦其詩曰。客向愁中都老盡。祇留平楚伴銷凝。又哦其詞曰。昨日豆花籬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獨自立多時。其大約可見矣。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憑案開卷。終日凝然。性雖嗜詩。未嘗輕作。或終歲無一語。故所作必絕人。妻孥至不免飢寒。或謂君不爲歲晚計。君曰。水禽有名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俟他禽偶墜魚于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謔類此。詩不必贅也。其清麗粹潔。上參古作。旁出入禪門。寄興高遠。遼讀之或不易了。而中有理窟。覽者當自知之。

跋趙君靖所藏張紫巖帖

丞相魏國忠獻公名遂身退。又在閒廢憂患中。與友壻趙君家問悼亡方切。而憂國愛君之言炯然。自以

爲中心未嘗須臾寧。時紹與辛巳。邊事方擾。故公尤以爲憂。忠肝義膽。不徒因事而後見也。

跋東坡上樞密論開邊書

裕陵銳意攘夷。晚乃信用兵不是好事。樞臣得公書。惜乎不蚤以聞。徒流傳至今也。

跋陳簡齋戲學

劉子曰。玉屑滿匣。不可以爲圭璋。余則曰。雖不可爲圭璋。要可寶也。于此書亦云。

跋李伯和所藏書畫

東坡所作文與可硯屏贊

老坡文如河漢。而寂寥短章。措意曲折。不窘邊幅。大似老泉名二子說而又過之。使但言竹石之工。何以爲文湖州耶。

薄薄酒二篇

兩頭纖纖、終不如月初生。虛飄飄、終不如花飛不到地。薄薄酒、後作者寖不及前。詞人務以相勝。似不若別出機杼。

蘇氏璇璣圖

晉史載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卽此圖也。與武氏所記多不同。未知孰是。

又武氏謂二百首而龍眠止得百二十六首細推之殆不止此也

跋安光遠所藏祖廉訪詩跋

廉訪公以文受知徽皇屢將使指劉延康之守眞定公實佐之分守京城又引以自助尋執節以死公與其三子寶學公以下護喪間關兵火中送之建陽未至而死于道其爲人可知鑰頃以假吏過趙石橋色深碧而累甃堅緻中爲大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爲小洞三若品字洞中多前良題刻不能詳記意公詩在其中也此軸多北刻無別本安氏尤當寶之

又張總得與其父子伸帖

總得翁才氣高邁其子紫微公文采名重一世議者猶謂不及其父所與安君子伸二帖稱歎如許欲得名章俊語爲定山中故事求新詩以矜式此翁豈輕爲許可者耶

跋撫州崇仁縣義約

嫩哉義約之立也風俗之嫩惡繫乎士大夫先正名公有以孤生鴈于鄉歷求裹糧于親故終不滿千錢憤且慙挂錢于城門矢之曰我且顯當徙族以去已而果然非輕去父母之邦蓋病其里俗之不可變也崇仁固多士有因此約而成名他日得志必益思有以嫩吾之俗凡濟人利物之事相與講求而興起之下至田里必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風近者悅遠者慕一變至道當于此乎取何止爲目前寒士之利也耶

書魏丞相奉使事實

隆興二年金以兵壓境朝廷選使右丞相壽春魏公時在淮東宣諭司議幕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對便殿遂授使節敵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握節抗議動中事機氣勁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年邊境晏然厥功茂矣此書所載皆其實跡也方來歸時鈐適在都下士大夫皆謂必有釀賞殊渥迎勞境上以寵其至至則論賞如格與平時泛使無異公亦退然卽司宗官次而不自言久之而後爲右史又久之僅遷左螭亦以序進而已蓋平時壽皇銳意恢復中原紹祖宗之大烈敵未退聽嘗詔公盡以禮物授督府爲犒軍費雖卒就和議聖意不以自安也公旣登從班典銓縗絰封駁相繼上眷日隆一歲九遷乾道元二間以夕郎攝大夫徑除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不數月參預爲眞是冬遂登揆路宰相代天理物固非賞功之官公之大用君臣遇合殆不以使事至此也制麻初放賀版如織有客歷敍奉使大節旣而曰逮茲登用咸謂疇庸在宥人竊謂其不然待丞相不幾于太淺使蘇中郎亶典屬國固難酬抗匈奴之功然富韓公卒爲大臣豈專以使契丹之故公讀之以爲佳公之意可知矣元豐中裕陵命蘇魏公纂修南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賜名華夷魯衞信錄仍別錄一本付樞庭聖謨遠矣中更喪亂書遂不全嗚呼攄高文之宿憤必有任其責者于此書尙有考焉

攻媿集卷七十一

題跋

跋汪季路書畫

王岐公立英宗詔草

昭陵以英宗爲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思陵以壽皇爲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曉然使天下後世知之前聖後聖其歸一揆大哉王言茲豈詞臣之力也哉

魏野草堂圖

寇巴東終于無地起樓臺熟魏三山居乃如許宜乎不肯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美詩

嘗見滄浪補懷素草書至不可辨雖天才豪逸自謂信手縱筆何嘗留意然非水墨積習亦未易至此

東坡祭范蜀公文

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燦如長庚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

東坡與歐陽叔弼兄弟帖

蘇以歐而顯。歐以蘇而尊。薦士蔽賢。後人當知所擇。

東坡與林子中論賑濟帖

荒政無第一手。蓋蓄積無素。聚飢民以千萬計。仰給于官。活者雖多。其不免者亦衆。盡心力而爲之。尙庶幾焉爾。坡翁亦自言懲熙寧流殍之禍。公私皇皇。曉夜措置。僅免狼狽。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古制既不明。此賈誼所以哀痛公私之積也。

黃太史書少游海康詩

祭酒芮公賦鶯花亭詩。其中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嘗誦而悲之。醉臥古藤誠可深惜。宜人者宜于人。竟亦不免。哀哉。

蔡京自書竄謫元符黨人詔草

裕陵裁決庶政。動出親札。是時京方爲檢正。建請差官置局。類而爲書。因委京編次。迨事徽皇。遂以爲相業之本。違御筆者。初以違制論。後又以大不恭論。其實皆出于京也。黨籍之設。臣子所憤。纖悉見于此。葉尙可掩乎。比其再相。以至三入。寵任既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爲。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隕身覆宗。誠自取之。敗國殄民。中原邱墟。豈不痛哉。

跋喬仲常高僧誦經圖

始余從鄉僧子恂得羅漢摹本。舊有跋云。姚仲常善畫而不易得。一貴人待之三年。一日。欣然索匹紙爲作應眞。數日而成。其本已經四摹。固知失眞已遠。而筆意尙卓然可觀。衆像之外。人物鬼神山水樹石。無不畢備。以瑠璃瓶貯藕花。小龜緣茄而上。童子隔瓶注視。末有大蛇橫行水簾中。節節間斷。而意象自全。皆新意也。恨不得見眞筆。後又見摹本于蘇卿伯昌家。則已題爲龍眠矣。大率事不深攷。又不謹于闕疑。見唐人畫。則指爲道子、摩詰。不知有盧楞伽輩。見國朝畫。則指爲龍眠。亦不知有喬君也。今見此圖泊巖壑跋語。爲之醒然。且知姚之爲誤也。是僧默誦何經。而仙佛諸相。縹緲自其口出。鬼物俯聽于後。皆有妙思。又使人之意也消。

跋游嗣祖所藏帖

韓魏公與尹師魯帖

嘗讀安陽集及家傳。公之慮事精審。非他人所及。此帖尤可見兵凶戰危。安保必勝。或記師魯謂公置勝敗于度外者過矣。

王荊公書佛語

公詩有云。世間好事佛說盡。豈爲此等語耶。公之書自有來處。非無意于工者。

林和靖與通判帖

通判不知何如人。承平無事時。佐錢塘佳郡。又得此老爲州民。樂哉。

右軍章草

章草之絕久矣。嘗見皇象所書急就章。象時有張子竝、陳梁甫能書。甫恨逋。竝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案）舊本自張子竝以下六句間空七字。今據三國吳志趙達傳末注文填補。惟如此然後可作章草。此帖信是合作。正使非右軍眞蹟。決非近世所能爲者。是可寶也。

米元章三帖篆・一行書・一隸・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有以篆者。寶晉行書妙絕一世。此卷四十三字尤高。而不善用二短。何耶。

跋陳聞遠所藏了翁龜山元城帖

楊龜山嘗宰餘杭。今贊府陳棠、則了齋之曾孫也。出家藏二公及元城先生手帖。家問凡十二紙。邑大夫江君相與刻石于縣庠。名德翰墨。前後照映。整襟讀之。凜如三君子相從于一時。百世之下。尚當興起。矧聲迹尚未遠耶。

跋曾氏獨醒雜志

余比官成均。臨江曾無逸爲僚。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事。樊少從博士爲之哀辭者。端明忠簡胡公遺墨二書。得艮齋、誠齋諸公爲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于用世。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良。嚮也視富貴若不足涴。而曰浮

雲居士久益高尙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至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跋墨戲數幅初未嘗摹倣落筆輒過之一日于敗紙寫二蟲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幷手澤藏焉余曰畫不足爲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尋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爲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衰衰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

跋趙伯山責僞楚書

段太尉奮然擊朱泚人徒知出于一時忠憤柳河東筆筆錄其遺事以見非出于苟然者延康二書觀者無不興起近讀其行狀在承平時遇事一一不苟故能自立于搶攘中士大夫平日苟不務操履一旦臨大節能不奪乎

跋姚編禮圖敕牒

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彼惟不得卓然名儒而雜進異議故爾嘉祐治平間朝廷清明元老大臣欲修因革禮而于下位拔用姚、蘇二人書成而人無異詞爲官擇人要當如此而後可以服天下、成事功矣

跋謝觀妙混元實錄

道家者流出于老氏而支分派別去本寖疎道藏之書雜取百家士之有聞于世者多以拜章役鬼煉氣

燒金爲能。此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又遠矣。觀妙本儒生。學道于皇甫清虛。蓋知尊老子者。博極書傳。旁採成編。窮搜約取。自號實錄。且言凡十六變之說。事迹隱晦。其餘間見紀傳。不載時代者不述。與夫放光、見瑞、示夢、傳言、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復載。庶幾傳世不誣。然青羊白鶴之靈迹。瓊臺玉局之奇祥。此類尚多。果皆實歟。嘗誦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必有。遠亦非必無。信如斯言。安知其非實也。

跋李武義翼行狀

天寶之變。擁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而賈賁以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起兵。朝不坐。燕不與。古人不免有是言。忠臣義士惟知盡節。不以位卑爲辭也。李侯官不過徽吏。而獨奮一臂。抗方張不制之敵。矢死不屈。凜然如生。三復遺事。爲之流涕。

跋朱巖壑鶴賦及送閭邱使君詩

承平時洛中有八俊。陳簡齋詩俊。巖壑詞俊。富季申文俊。皆一時奇才也。南渡以來。詩俊、文俊、皆爲執政大臣相與力引。巖壑之名。始以隱逸召用于朝。而骫骳不偶。終以退休。鶴賦之作。其有感于斯耶。使其羽翮一成。豈不能翱翔寥廓。往而不返。猶思以靈藥仙經。求報主人愛君之意。又見于此。余生晚不及見。猶識靳州史君。涪誠篤實。似古君子。宜巖壑相與之厚也。

書張待制字發行實後

余嘗過越與士人語靖康建炎間事歎曰李鄴以吾州降金雖苟全一時之民而貽我千載之辱余慰藉之曰彼但自贖其家聲安能汚大府耶欽宗倉卒遣使廷臣多畏避苟免中書侍郎陳公慨然請行欽宗爲之泣下特免其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卒遣之其副則待制張公二人皆奮不顧身深入虎狼之區淪陷十餘年竟握節以死忠義之風凜凜如生是豈不足以刷會稽之恥哉士曰然皆吾鄉人也玆讀張公行狀因記于後

跋袁起巖所藏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圖

此圖世多摹本或謂韓昌黎見大顛或謂李王見木平皆非也使是二者不應僧據禪牀而客在下座正是蕭翼耳吳公傅朋云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色老僧口張不噤有遺元珠之態（案）元珠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亦非也翼以權謀被選遠取蘭亭首奏乞二王雜帖三數通以行至越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方卑辭以求見衒袖之書乃是御府所齎野童自隨亦攜書帙此正畫其納交之時後既得蘭亭則以御史召辨才曉然告之不復作此儒酸態矣且其時此僧爲之絕倒良久何止口張不噤而已右相不惟丹青精妙其人物意度曲折尤非後人可及也

跋姜堯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柳河東以段太尉逸事上史館自言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攷其所載者三數郭晞之軍士撫焦令謎之農者不受朱泚大綾之幣顧太尉忠節顯著何必俟此三者而後爲賢蓋惜其逸墜且以見太尉之平

昔非一時奮不慮死以得名者舊唐史之傳雖詳以未見河東之狀故三事皆闕而不書宋景文公謹謹書之其爲佳傳之助多矣堯章慕循王大功而惜其細行小節人罕知者矻矻然訪問而得此將以補史氏之遺其志可嘉也

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祝文

永樂之禍可勝痛哭鬼章生禽宿憤遂攄太宗平突厥高宗平高麗當告陵廟蓋以唐高祖蓄憤于北狄太宗銳意于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旣平邊所宜啓告此長慶中奏語也不知當奏告時有雄文如此否

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

劉凝之棄官居南康歐陽公所爲賦廬山高山谷謂其忍貧如鐵石者是生道原坡公亟稱之所謂古君子卽凝之也司馬公通鑑一書賴道原爲多其子壯輿亦奇士坐客問此詩本末因爲道此

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錄

鈐曾大父登治平二年乙科大父登元豐八年丙科近歲傳得小錄又因併錄紹聖二年者大率與今小異今又見此書四者俱以前一葉盡錄雜事而此又分試題爲三等殆不可曉同年生無分職姓名下每事輒容一字事之因革類如此不能詳考矣是歲得名士十五六人而蘇長公少公皆在焉此眞千佛名經也

跋揚州伯父賦歸六逸圖

淵明聯句　山谷西軒　眞長望月　太白把酒　玉川啜茶　東坡題詠

嘗見古畫六逸圖孫登長嘯阮孚蠟屐淵明以巾漉酒韓伯休貨藥邊孝先晝眠畢卓甕下皆非同時特取其逸耳非若竹溪六逸之同游也滕子濟藏唐人出游圖亦六人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史白岑參雲林子跋云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竝驅睥睨相語以爲得意忘象者揚州伯父所圖是豈可與俗人言耶

又四賢圖

謝安游東山　張翰思蓴鱸　子陵釣臺　淵明臨流賦詩

謝公雖爲蒼生一起而東山之志不渝子陵出見劉文叔終不肯爲三公以歸季鷹淵明尤爲高尚伯父擁麾持節十餘年與寄高遠尚友四賢晚而得歸殆不負此志矣

跋了齋有門頌帖

鍇舊讀了齋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慶元二年八月上澣有二僧叩門袖出了翁眞蹟及與延慶第四代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云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非有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爲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只如學佛或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錄以資談辯爾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

文公、楊無爲、張無盡、及了翁皆留心教觀。深得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謫。視死生如旦晝。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爾。方在丹邱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識哉。二僧欲刊之石。以信天台之傳。謹書于後而歸之。二僧曰妙珣、了怡云。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姚施令尹。蓋司諫之子也。出其家所藏墓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爲之三歎。

王右軍東方畫贊

李陽冰上李嗣眞論右軍書有云。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

黃庭經

硬黃小字臨黃庭。平生所見三四。非精筆不能到。第未知玉軸黃庭比此何如耳。雲林子以陶隱居之言證此經非逸少書。而隱居與梁武帝啓。自以黃庭爲逸少有名之迹。若遂以爲與寧以後宋齊人書。恐亦未易定也。

王大令洛神賦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冰論右軍書。與畫像贊同稱。右軍之蹟。不復可見。不知更勝此否。柳公權記于前。璨題其後。何止公慙卿耶。

東坡救月圖贊

舊未見此圖。直不知贊之所以作。東坡竹樹。猶傳之文與可。茲以一點成月。一抹成蛇。曲盡妙趣。蓋自得之。若曹不與誤墨成蠅。子敬爲烏駁犖牛。高道與墜筆亦成畫。彼皆工于畫者。坡乃以游戲至此。眞天人哉。

東坡醉中書對客醉眠詩

公自言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發豪逸邁往如此者不多見。每每言酒氣從十指間出。而飲酒正自不多。豈所謂醉中醒者耶。

跋卞君讓攝泰州長史牒幷宣徽院公文

余平時見士夫家故物。未嘗不起敬。亦因攷其所自。竊攷此卷。前曰敕泰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荊者敕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奉處分以後。則泰州之公移也。既差卞君攝長史。故爲之詞。其後列銜皆泰州之官。印文凡七。皆泰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給。故知其爲禹錫也。國朝舊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其院異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

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此合石晉天福五年除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爲殿直或云滄化三年始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蓋蘇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次子耆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爲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之然此卷乃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又出于兵火煨燼之中是可寶也

跋温公題劉雜端孝叔奏藁（案）孝叔名述神宗初爲侍御史知雜事王安石始參知政事述疏論幟數不足任云云最爲切直宋史本傳失載尚見東都事略

士大夫特立獨行無待于助然亦賴巨公正人以爲重韓忠獻論事切直有本末王沂公稱其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而忠獻益自信劉雜端之奏藁司馬文正公以爲純忠懇至深識治本即主宜置座側以爲觀戒雜端可以自信可以不朽矣一時得喪其猶足存耶

跋陳昌年梅花賦

皮日休賦桃花欲狀其夭冶專取古之美女以爲況此賦形容清致故又多取名勝高人以極其變梅固非桃可比體物之工亦又過之

跋孫德輝作辭持國所居記

南朝何子季築室秦望山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子季所居巋然獨存太守衡陽王元簡命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辭君家再脫鬱攸之災鄉人敬之水火雖不同亦可名瑞室云

跋李光祖所藏遠祖遷定海縣丞告

天福八年乃石晉高祖之末吳越第三世弘佐之三年自同光改元武肅王建國以來二十有一年矣是時吳越雖奉中原正朔事皆專行令丞銀茜之賜豈復有關于晉朝況此告不稱敕而稱制蓋吳越國承制而行者也或者猶疑官制印文等全似中朝攷之五代史吳越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遣使册海中諸國封拜其君長又通鑑言建國之始儀衞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等又范魯公五代通錄云自稱吳越國王參佐稱臣僭朝廷百僚之號府曰朝廷但不改年號而已通鑑又有寶正之稱五代史十國年譜載至六年而後已平章事等官雖不可偏考亦無可言者中書侍郎曰鄭遨五代史一行傳有鄭遨隱居華山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則是隱居不仕又天福四年已卒且不與吳越相干非此鄭遨也翰林學士行禮部侍郎知制誥元德昭後爲吳越丞相及事弘佐與俶至顯德三年周世宗使吳越出兵擊南唐時猶在相位所謂元丞相不欲出師者元本危姓危仔倡以信州降武肅武肅惡其姓遂易元氏德昭卽仔倡之子熙寧中參知政事章簡公綡厚之卽德昭之孫也蘇魏公爲章簡公神道碑言曾祖仔倡又言祖德昭武肅王稱制用以爲相官至右僕射兼侍中晉國公銘曰憲憲公祖遂相錢塘然則此爲吳越之告無疑如給事中曰輦右丞曰玄亮皆未詳若門下侍郎平章事曰鼎者疑是林鼎武肅以羅隱、林鼎爲賓客元瓘以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恐至弘佐時爲平章事未可知始武肅嘗列賓佐將校名氏于紀功碑陰者五百餘人而見于史者如沈崧、沈珦、皮光業輩不過十數人其他不可得而見姑敍其可見者以

俟博古之君子云。五代亂世。仕于晉朝。與仕于吳越。不足爲輕重。要欲辨其所自耳。李氏藏此告二百五十餘年。得以存先世之舊。信可尚也。光祖所記清泰三年閏十一月。正當後唐廢帝之末、晉高祖改元天福之際。乾祐元年。則漢隱帝之初也。併書之。

又蘇黃門帖

蘇少公謫居筠陽。今有雜著一編。別行于世。吾鄉李光祖一日攜其曾祖屯田所傳筠陽唱和集見示。時在元豐間。雍維瞻度支爲守。屯田字君績爲倅。與潁濱及一時士夫唱和甚衆。余既假而錄之。光祖又攜此一帖及二刺字來。考之遺老傳。少公以著佐爲簽書南京判官。長公以詩得罪從坐而謫監稅。居五年。移知績溪縣。此帖云已離洪州。正赴績溪時也。餘帖既歸蘇氏。此尤當寶藏之。舒中丞誌屯田公墓。謂雖老、翰墨篇章、益遒贍可喜。然則宜其與少公相好也。

書董資政叅元帥府事迹

高廟中興之初。紀載時事者。類非一書。間有異同。無從質正。初。史官奏請詔隨龍人與藩邸帥府舊僚幷前宰執各令記錄事迹。撰爲一書以進御。取其實而不誣者。降付史官。計當時臣僚。應爲此書者多矣。而高廟獨以屬四人。蓋妙選也。大資政董公預焉。是高廟深知公之必不誣也。舊嘗見一二編。未問登載之工拙。紀事之虛實。往往因而自列其功狀。故見者多疑其私。公初爲大元帥行軍錄。遇盜亡失。既無復見。今讀此編。據一時見聞之實。以事繫日。炳炳如丹。扈從之久。亦云勞矣。曾不自言。止載二奏劄之可考者。

若制詔書檄及李綱、宗澤之表奏何烈之小史徐偉之忠謀錄及痛定錄等皆公以爲可信者併哀而上之然則此編是所謂實而不誣者眞可備史氏之採擇以信後世豈特爲董氏之家寶也

跋魏忠壯侯勝行實

乾道初余嘗過山陽望清河口弔忠壯魏侯戰死之地故老猶能言當時事相與悲吒久之又嘗從老校退卒問知守海州事甚衆猶記一二侯有鍮石具裝明光甲胄日射如黃金出入行陣敵望之膽落嘗被甲坐城樓觀戰備駿馬城上望見我師少卻怒甚推去雉堞飛騎而下徑入陣中敵望風奔潰又嘗戰北門既捷忽回騎徑出南門人不知所謂蓋慮酣戰于此或襲吾背也已而敵果襲南門以數矢卻之三軍敬服後得參政錢觀文所記言隆興二年仲冬敵出清河連艘而下侯率神勁弓射之矢盡而船出不已以戰艦拒之中流爲敵衆所乘矢下如雨勢不可支棄船登岸敵已渡者衆被圍甚急冒東南而出身中數箭拔之復上馬告急于大軍而救不至侯膽勇善鬬而人馬被傷已十七八士氣已竭進退無所因墜馬遂死之而大軍亦喪氣矣觀文時爲淮東宣諭使當得其實嗚呼使當時擁強兵坐而觀者稍出數十百騎爲之犄援豈至是哉今覽行實爲之三嘆子孫多壯士尚其勉旃

跋蘇魏公所臨閣帖

此蘇魏公所臨閣帖也譚訓云嘗于相國寺置得閣本法帖十卷甚奇畢文簡公賜本也魏公記誦絕人固由天分博極羣書蓋出學力觀此卷臨摹之工其勤可知中人自怠而欲追及前輩可乎

跋華氏中藏經

余少讀華佗傳駭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火于獄使之尙存若刳腹斷臂之妙又非紙上語所能道也古汴陸從老近世之良醫也嘗與之論脈云無如華佗之論最切曰性急者脈亦急性緩者脈亦緩長人脈長短人脈短究其說未暇也一日得閩中倉司所刊中藏經讀之其說具在蓋貳卿姜公詵爲使者時所刊凡三十餘年而余始得之序引之說頗涉神怪難于盡信然其論議卓然精深高遠視脈察色以決死生雖不敢以爲眞是元化之書若行于世使醫者得以習讀之所濟多矣惜乎差舛難據遂攜至姚江以叩從老從老笑曰此吾家所祕不謂版行已久因出其書見假取而校之乃知閩中之本未善至一版或改定數十百字前有目錄後有後序藥方增三之二閩本亦間有佳處可以證陸本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輕改者兩存焉始得爲善本老不能繕寫俾從子溉手錄之蘄春王使君成甫聞之欣然欲于治所大書鋟木以惠後學且以成余之志因以溉所錄面授而記其始末于左藥方凡六十道亦有今世所用者其間難曉者有之恐非凡識所及佗傳稱處齊不過數種又未知此爲是否好事者能以閩本校之始知此本之爲可傳也

攻媿集卷七十二

題跋

跋陸宣公奏議總要

阜陵喜觀陸贄奏議。故紫微崔公爲總要一書上之。東坡先生曰。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然奏議繁重。尙勤乙覽。是書摭華芟穢。因門分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得之。所以開導聰明。裨益治道多矣。易曰。納約自牖。崔公有焉。

跋石曼卿古松詩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眞蹟。禮部尤尙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曉起。甲色夜江橫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尤爲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爲字畫尤有劍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爲二妙也。

跋周公禮殿圖

余近得臨江周公禮殿圖石刻。紹興十七年向薌林刻于學宮。疑與先人所藏書本不侔。聞大資政趙公

帥守成都。嘗摹禮殿本爲八軸。借而校之。丹青煥然。自盤古而下。位次向背不同者十八九。虙羲八卦上下各有字。位置亦不倫。夔之球爲鍾。無傳說像。孔子弟子中多徒父、叔魚、原亢。又一人闕名。石刻中有梁壇字叔魚而形貌不類。卻無顏路、公孫龍、冉季、公祖茲、漆雕從、狄昱、公良孺、奚蹻、叔仲會、容蹻、顏之僕、左郢而有蜀太守李冰又一人無名。第七軸畫文翁、司馬相如、匡衡、蕭德仁、戴聖、王吉、嚴君平、揚雄、劉向、服虔、陳寔、鍾繇、諸葛亮、崔桓、平福、王濬、杜預、張華、杜畿、豆盧。第八軸畫漢武帝、蕭何、張良、叔孫通、陸賈、陳寬、賈誼、司馬遷、董仲舒、漢光武、鄧禹、桓榮、班固、張湛、廉范、馬融。第五倫、鄭玄、公孫弘、兒寬。丹青愈工。皆石刻所無。益州刺史張收。未知在漢何帝時。後漢諸名儒。或在其前。若鍾繇、諸葛亮、王濬、杜預、張華等。皆魏晉間人。既在張收之後。豈後人所續耶。武帝、光武、列于諸臣之間。次序亦多不可攷。蕭德仁、崔桓、平福。名不甚顯。豆盧複姓。不知何名。姑記大概。以俟攷證。

跋孟蜀王與周世宗書

余家藏此書。既以五代史證其事。茲閱張次功所編蜀檮杌載此尤詳。因具書于後。

廣政十七年。周世宗卽位。改元顯德。周師至仇池。攻秦州。韓繼勳、鳳翔王萬迪請益師。昶遣雄武監軍使趙季札率師赴之。季札怯懦不進。乘馹而還。成都震恐。昶怒。斬于市。十八年五月。李廷珪、高彥儔、呂彥珂總衆以禦周師。九月。戰于唐倉。監軍王辿被殺。我師敗績。廷珪退保青泥。閏月。周師克秦階成等州。雄武節度韓保正棄城遁。十一月。又克鳳州。執節度使王環、監軍趙崇溥。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

昶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二十一年荆南遣使來致書言周世宗已定淮南請通職貢昶不許

跋任氏所藏外祖汪少師帖

鎔生長外家事外大父少卿二十餘年屢侍筆硯書問多出親札外祖母王夫人居奉川任氏與舒董諸家皆至親相與篤厚類此忽瞻遺墨肅然起敬陳后山謁龐丞相墓有云少日拊頭期類我暮年垂淚向西風陳簡齋跋存誠子帖有云客來空認袁公額淚盡慙無楊惲書三復二詩重增悲歎

跋參寥詩

參寥以東坡門人得罪黃師是坡之姻家時爲京東漕使坡與之書曰參寥以某故竄兗州望爲之地師是曰昨方有兗州樓教授見過其人必長者遂以爲屬教授鎔大父少師也領其意而行既至兗與之定交後宰登封一日閽人告曰有僧攜行李徑欲入門自言與知縣故人不可止遏少師笑曰必參寥也已而果然館穀縣齋嘗同登嵩嶽之頂游從倡和參寥集中所稱試可即少師之字也諸父猶及見登封時事兗州一段舊得于師是從子叔愚子魯云珣公所藏二軸皆其得意詩翰墨飛動眞可寶也集中有九江與東坡話別詩云霅水黃樓赤壁間勝游長得共躋攀坡亦云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周旋如許何止工詩而已耶少師遺文碎于兵燹僅存二十四峯詩與師喜雨詩有云一聲雷碾青山過萬里風驅白雨來之句茲見師詩重增感慨然卷中和愚上人二首開字奉字鴟字三絕漪漣齋一首皆不見于集以

此知遺亡者亦多矣。

跋桑澤卿和林和靖詩

和靖詩似其爲人。自然高勝。不特梅花爲絕唱也。澤卿一一細和。間有不能辨者。風度又可知。和靖絕筆一篇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異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此則不容和矣。

跋從子深所藏吳紫溪游絲書

錢塘吳傅朋游絲字。前無古人。黃給事仲秉鈞嘗稱蜀士仲明舉詩云。春蠶一縷來不斷。萬鈞筆力歸毫芒。佳句也。然未若參政漢濱先生王公瞻叔之詩爲工。伯父揚州嘗得二紙于吳公。從子深求書王公之詩于後。

又題所書羅端良文三篇

新安羅端良願公輔器也。止于鄂州。世所共惜。劉子澄淸之爲倅。亟以其詩文爲小集。以不暇求全也。所作無不精妙。而陶令祠堂記、社壇記、爾雅翼後序。尤爲高勝。端良方無恙時。嘗以此三篇見寄。意亦其最得意者。余每爲子弟誦之。從子深請書此卷後。有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爾雅翼一書。深恨未得見之也。

書吏商贈趙仲堅題其後

余從兄之子伯時一女。謹擇所歸。近以歸趙仲堅。佳公子也。既尉新城。以此卷來求余言。老矣。幾與世相

忘。素不長于吏道。又非能言者。何以告子。惟仲堅大父龍學少師。一世吏師。光顯于朝。精明強敏。誠有不可及。聞其在上虞時。忍貧如鐵石。已爲半刺。猶執卷田間。躬視僕夫糞田灌蔬。竟日一肉。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知宗長子也。繼有賢譽。仲堅廉謹詳練。師祖若父。尙何他求。爲書柳河東吏商以贈。而繫以此。仲堅勉之哉。

跋周尙書 武仲 詩軸

余少讀龜山先生集。見周憲之墓誌。知公孤立于宣和中。獨祐陵知之甚深。公以御史觸忤權貴。屢蹈禍機。詰王黼拒梁師成。極論童貫、蔡攸之罪。至往來使不測之敵。伏節不屈。建炎元二間。爲刑部吏部尙書。高宗欲柄用之而不及。剛毅之氣可畏而仰。茲讀公詩。詞翰俱高。尤使人起敬。公諱見詩注。憲之其字也。建之浦城人。嘗爲貫所誣。謫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歎。卷中多黃州詩。意其正在謫居中。蓋宣和末年也。又稱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至是尤可信矣。

跋虢國夫人曉妝圖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汙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余每疑此恐非杜少陵語。後乃得于張祜集中。蓋集靈臺第二篇也。素聞同年林子長家有虢國夜游圖甚佳。而未之見。或謂此曉妝圖也。豈正畫平明騎馬時耶。

跋范石湖游大峩詩卷

文殊示現于五臺。普賢示現于大峩。光景殊勝。大略相似。舊見無盡居士清涼傳書五臺事甚詳。亦有詩紀所見。今石湖先生大峩數篇。尤爲奇偉。張公素不善書。必不能如此翰墨飛動。然無盡後謁無業禪師塔。塔上五色光現。有詩云。四入臺山禮吉祥。五雲深處看熒煌。而今不打這鼓笛爲報禪師莫放光。尤爲禪林稱誦。使石湖再登大峩。必須別有一則佳話也。

跋徐神翁眞蹟

海陵漢晉間有樂眞君子長。或云徐二翁其後身也。如蔡魯公之東明。呂東平之善守。尤爲著驗。此卷脫去白字。遂爲桑公大夫登第之祥。可謂神矣。然使吾得爲二翁。道成之後。閉口藏舌。何用管人間如許閒事。

跋姜氏上梁文藁

姜氏在京師以財雄。南來吾鄉。子孫遂以儒顯。舅氏適齋尚書汪公跋語甚詳。七夕書此卷。閱兩旬而下世。殆絕筆也。鈐以外門之故。向來親見上梁文。屬藁之初。宣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游諸老。及聞正殆之遺音。又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幾人。丞相頗以爲然。姜氏家風。蓋有自來。其興則未艾也。上梁文必言兒郎偉。舊不曉其義。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敕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懣斯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懣去。懣本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

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云。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憊。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長安循襲之。然嘗以語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爲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矣。因附見之。

跋傅夢良所藏山谷書漁父詩

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稚乳。鞭笞公私急。醉眠聽秋雨。

右山谷之父亞夫詩也。谷之書既刊諸石。此雖僅得三之一。殘圭斷璧。要自可寶。谷嘗有古漁父詩云。四海租庸人草草。太平長在碧波中。殆此意耶。

又孫鴻慶作傅和州墓銘

鴻慶孫文昌一代文章伯也。誌人之墓。固未免于稱美。茲爲和州之誌有云。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屠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誌。亦無所不工。又曰。文章閎麗。可當大典册。詩語精深。可列于歌頌以薦郊廟。此非心服其能。不作此語也。夢良爲余鄉邑三年。且去矣。撫仕當未艾。若御民一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如和州之在靳廉直有父風。所莅皆有迹。又不減繁昌之政。能世其家者也。和州謂諒友。繁昌謂鞏。

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

于襄陽問紫玉。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玉云。于頓你者漢問恁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玉

云。祇者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於是有省。于在襄陽傲上虐下號爲襄樣節度猶能有此。前輩賢達所以好與有道高僧游者。正以富貴隆盛。諛言塞耳。若不得此等人。安能深錐痛割如許。太師史公地位中人。與師爲方外交。此詩帖皆其蹟也。二人相得。必別有鍼鋒相湊處。非外人所知。不然。安得相與如此之深耶。

跋褚河南陰符經

陰符經說者甚衆。以文義不貫。頗費牽合。蓋嘗疑之。唐李筌傳驪山老母之言曰。此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分爲三章。又有六注。謂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及筌也。繫以正義。不言誰作。後序中謂出于驪山老母。亦問有無主名者。略計太公之言八。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五。范蠡纔一見。而筌及正義尤詳。又與世所版行注本不同。後有斷章三贊。又道士希嚴不知何許人作贊三十九首。可謂備矣。或總題其後云。觀注者粗得一二。而贊者略無彷彿。信其奧妙不可以智知而言說。姑存之耳。誠哉是言也。比歲于都下三茅寧壽觀見褚河南眞蹟注本。始知上古眞仙各出語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案〕此句似有脫誤字。而彼不言爲誰。其間有若相應答。亦有旨意全不聯屬者。將由羣仙之集而爲之耶。抑高眞脊稡而成此經耶。初有道流攜以求售。索價不貲。未幾羽化于觀中。遂爲三茅寶藏摹得其本以歸。茲因徐粹中醇一爲慈谿至道宮建藏。手寫以遺之。凡見河南所書三本。其一草書。貞觀六年奉敕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永徽五年奉旨

寫一百廿卷及此蓋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石刻惟此眞蹟尤爲合作字至小而楷法精妙河南卒于顯慶三年年六十有三書此時計四十五歲而永徽所書則五十有九矣豈惟筆力不可跋及亦安得此目力耶然三本詳略亦自不同草書本又冠以黃帝陰符經要當以此本爲善仍命長子濚細書臨摹于後尙存舊本之萬一云

書石門披雲集後

綿雲川谷惟石門最可觀誦太白之詩舊矣乾道五年先工部守括蒼侍旁見石門洞文躍躍然欲游未能也明年冬先君解印綬余適分教永嘉奉雙親東下登覽勝處爲題詩壁間淳熙末自溫守得旨奏事復過其下相羊竟日盡見巖石留題恨不能悉記奉祠里居而羽士王君愚叟訪余于寂寞之濱自言嘗住此觀裒古今詩文爲一編將歸而刻之閱一再過如蹈夢境少作非工亦列其中又荷好事者爲之次韻老矣無由更尋故步慨然爲書于後而歸之愚叟好棊與琴詩有佳語又能集此以永山中之傳信雅士也

跋趙清臣所藏濮議

嘉泰元年三月乙巳訪餘姚令君趙清臣觀書閱畫久之清臣曰嘗見濮議乎余曰固嘗見之君所藏何書也曰頃丞金壇得于蘇氏云歐陽公以此議獻之神宗而出鎭道遇蘇魏公語及此事徑以奏纂授之遂爲蘇氏家寶余歸而閱近歲廬陵所刊文忠公集則此卷列在一百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而錄本多

誤。亦間有勝于版行者。因併爲手校而歸之。公序此議而進之神宗。時罷政而出爲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尚書。知亳州。以年譜攷之。寔治平四年正月。蓋神宗卽位三月。公得亳社。故序稱先帝。議稱英宗。其第四卷劄子注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謂治平三年也。三月。以言者指濮議爲邪說。求去。不允。十月成而不及進者。英宗時已服藥。故併進之神宗也。其爲後或問二篇。及漢魏五君論。晉問。未知所著年月。公薨于熙寧五年壬子。年六十六。此書進于治平丁未。年六十一矣。因併見之。

跋桐陰韓氏家問

蘇魏公嘗言韓忠憲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日。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持梃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尙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弟也。或疑其言爲過。觀此家問。可信不誣。亦是亳社時事。可畏而仰哉。象山令君猶能守家法。邑事整辦。庠序一新。又刊此卷。寘之學宮。眞桐陰韓氏之子孫也。

跋張德深辨虛

余少時嘗得儀眞所刊司馬氏潛虛。中多闕文。不能遽解。隆興改元。先光祿官奏邸。檢詳新安張公爲僚。同寓直舍。時在侍旁。日從之游。自言家有潛虛全書。亟借而傳之。又言爲慈溪令時。有張氏德深。漢。遂于易元。（案）元謂揚雄所作者。宋時避廟諱改書。今仍之。後同。蓋未識潛虛也。嘗示之。一見卽言其大義。歸閱數日。著辨虛一篇。洞曉其

說。因略爲余言之。自此始知虛之大概。獨未見所謂辨虛者。相去幾四十年。與新澧陽郡博士張子宓處語及此書。子宓曰。德深從叔祖也。始得見之。凡十餘篇。兼綜易元二書。易曰卦元曰首。虛曰名。卦有爻。首有贊。名有變。二體四位十等之象。八物五行與生成之數。乾中元之所以始。一三五之所以虛。與夫揲法占法。皆若異而實同。又辨氣體性名行命與著。虛之得此。幾無餘蘊。德深之學。眞有淵源。而總序則檢詳爲縣令時所爲也。檢詳又云。虛之書未成而已傳。溫公晚始以全書授范太史滔夫。遂傳于蜀。後以問蜀士。曰非也。觀物先生張公兵部行成所補。託爲此言耳。觀物窮象數之學。著述衍翼元、元包總義、潛虛演義、經世索隱、外篇、衍義、通變等七書。近百卷。世號精博。嘗取演義讀之。爲卷十六。潛虛之書。章分句析。尤爲詳盡。比辨虛不啻數倍。果如蜀士之言。非此人亦不能補此書。然觀物之書未出而德深能辨之。此其所以尤難也。檢詳又言通鑑爲溫公之筆學。潛虛爲心學。方疑總序中不見此說。茲又得發微論攷之。則衍總序而爲總論。遂及筆學心學之說。直以爲出于己。而沒德深之作。自元以準易。虛以擬元。論而下。有九篇。八篇皆德深之舊。止有變論一篇。論律呂者。在此書之外。猶恐是其本文。而此所傳者或闕焉。又不載五宮天軌。歲紀三圖。德深辨名之末。謂齊處大中之內。斟酌造化。其斗之任乎。今發微論乃曰。處大中之內。在天其北極之任乎。輕改一言。失其旨矣。土分王于四季。齊亦土也。居中而斟酌造化。故以北斗之任。非謂若極之居其所也。檢詳爲察院時。以發微授司馬侍郎季思伋。其兄漢章倬爲湖廣總領。遂以版行。寔乾道二年也。淳熙十一年。檢詳之子南金又刻之。世罕有知所自者。鑰非欲與檢詳辨。誠不敢沒德

深之實而惜其不小見于世也德深兄弟讀書躬耕其兄宗丞亨時濟得薦送而歸其父題于門曰三四郎今年免耘田專掌送茶其朴茂類此德深耽嗜古學天文地理無不該貫此特其一也

劉允叔夢紫瓜而作舍萌題其後

退之送窮而延上坐子厚乞巧而甘抱拙若允叔之舍萌則眞驅之雖未能絕紫瓜之生畏君之詞自爾當不復敢入吾夢矣然此種一名不落彼夢滿甑三顆不妨甲科釋褐者殆以此又似不必力驅之也爲書其後以壯昆季西上之氣

跋朱叔止所藏書畫

徐季海題經

趙氏金石錄目錄第七卷一千三百四十唐徐浩題經天寶中立歐陽氏集古目錄云經首有楞伽阿跋陀羅寶經一部乃浩所書而經則呂問姚子彥等寫也在嵩山經藏院叔止所藏雖不見所書之經而季海所題爲可寶又足以攷天寶中官制之一二云

李公垂書樂毅論

李公垂短小精悍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其在翰林與李德裕元稹同時又號三俊傳稱以文藝節操見用余固嘗見石刻大字不知其小楷精到如此今世以海字本爲第一殘闕已多此卷比石軍所書甚小墨蹟具全尤爲可珍詳視印章蓋巖壑老人故物也

龍眠蓮社橫卷

余得蓮社圖高三尺橫二尺筆力精勁五采煥發妙絕一世龍眠眞筆也此爲橫軸大略相似時有不同元中之記云童子蹲而汲水者一人而有二書猿一麇一而猿亦有二麇則鹿也元中書甚工既非其親書疑別爲一圖作記余所藏童子汲水及猿皆一而麇亦鹿也龍眠爲此圖妙意非一自知愛重或縱或橫意必有數本恨未能盡見也此卷謝康樂不爲長鬣捕蛇翁亦欠朴憃之狀必有能辨之者

跋李孟達 含章 六世祖少卿詩卷

少陵之祖審言山谷之父亞夫再傳三傳而詩遂名世自李早梅而下傳數世而詩益昌盛哉

跋沈雲巢帖

雲巢妙于楷隸諸書備古今體寸墨尺紙落筆輒爲人爭取富池靈神猶知護惜子孫尤宜寶之也

跋吳僧若達所書觀經

太府卿蘇公伯昌謂爲明州長史僧有獻少公維摩經手澤蓋爲老泉小祥書此後以示蜀士士曰蜀有長公書圓覺經與此同時字體亦相類以所攜石本示公且許求墨蹟以來後不知曾得之否若達二經元祐諸名公爲之跋而增重觀經儼然如新不知法華經何在安知他日不能復合耶